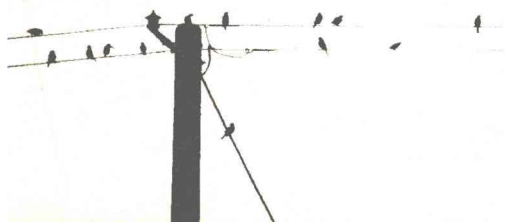


墙回

罗望子 著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罗望子 著

墙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墙 / 罗望子著. —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 2010.11
ISBN 978-7-80729-989-9

I. ①墙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00582号

书 名 墙

著 者 罗望子

策 划 王如月

责任编辑 邓微星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<http://www.bookfh.cn>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(北京市大兴区黄村卫星城东)

开 本 700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15

字 数 260千字

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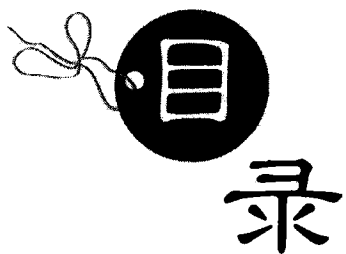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29-989-9

定 价 23.00元

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, 联系电话: 010-58572106)

目 录

1	墙
14	伴娘
28	马年兔
39	珍珠
53	我是小强
70	跟人
86	色不死
100	灰姑娘



目录

113	向日葵
125	麦芽儿
147	吃河豚
161	酒窝
178	过云雨
194	闲人
219	老有所爱
233	附录：罗望子短篇小说总目录

墙

一进腊月，民工们便个顶个地往家奔。老大也回来了，今年还回得早些。往年，老大总是能赖一天是一天。老大是工程队的质检员，赖一天是一天的高收入。今年回家，老大重任在肩，他要翻一翻厨房，就像城里人那样的厨房，还得砌蚕室。父母都老了，到了说走就走的年岁，自己也过了半百，总不能老在外面漂着吧。砌个大蚕室，多扩些桑树，再干两年，把儿子在城里的房贷还了，就回来养蚕养老。

当然，最最要紧的，还是做条能开进小车的好路，砌个呱呱叫的院墙，这一生也就算没白活了。

到得家里，行头还没来得及放，媳妇就摆了脸色，和他狠狠地吵了一架。说是吵，其实是媳妇一个人在说，说着骂着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老大抽着烟，听着，也忍着。媳妇每哭诉一声，他的脸便黑一层，好像在给自己刷漆似的。依他的心，这便冲过去，和老二理论一番。你老二是个男人，总不该和女人过不去吧，何况这女人还是你嫂子呢。就算咱弟兄之间有过节，我不在家，你不罩着、挡着也罢了，总不该找女人的麻烦吧？

但是老大没动，他知道现在不是理论的时候。和他的重任比起来，这些都是小事情。只要路一做，墙一围，自成院落，老二就是想吵也吵不上了。现在不仅不能和老二说理，还得好言好语，和他商议，免得开工时他又找碴。打定主意，老大踩灭了烟，拉开包，对媳妇说，别光顾诉苦了，瞧我给你带回了啥。老大拿出一件羊毛衫，说是全羊毛的，还是名牌呢。可是媳妇瞅也不瞅，窝了身子还在唠，唠到激动处，还扬言，要是不帮她出这口气，她不跑掉也死掉。

里间传来老人的咳嗽。父母的老房子拆了，平分给了弟兄俩，老二给了一间房他们做饭，老大给了一间房他们睡觉。想必听到了儿媳妇的吵，老俩口在床上翻烧饼呢。老大想过去看看，和他们说道一声。瞅瞅媳妇的样，还是没去。不

把女人安顿下来，啥事也甭想做得成。女人的事其实也简单，她诉她的，你别堵她，上了床，揉揉捏捏，折腾一番，啥事也没了。

第二天，媳妇比他起得还早。老大喜欢吃面，媳妇下了一大碗肉丝面喊他时，他还没睡醒呢。吃了面，打着隔，已经八点多，老大的中气也足了。老人们还猫在房里，等着他去叫呢。老大和媳妇对对眼神，会心一笑，敲开老人的门。他给他们带了一条烟，两瓶酒。老大说，这回没带茶食，不过带了茶，茶是好茶，上等的铁观音。父亲想必晓得他夜头就回来了，但是铁观音扫去了他的不快，他不停地打开茶盒，嗅一嗅，盖上，嗅一嗅，又盖上，连说，这么好的东西，给我喝，不是糟蹋了！

老大坐在椅子上，递给父亲一支烟，替他打着了火后才说，还得麻烦父亲呢。啥事，父亲问，你能呢，还有用得着我的！做爹的哪能笑儿子呀，这件事还非你不可，老大说，我就是想请你给老二递个话，把他约过来，我得和他合计合计。父亲说，咋的了，是不是院墙的事？老大点点头。好事儿呵，老父亲说，围了墙，省得你们搞不清，这有啥麻烦的呀？

老大、老二紧隔壁，老二坐东，老大西首。坐在家里，谁喊一嗓子，另一家都能听见。不过他们平时没言语，就是过年在父母家吃饭，他们也尽量不坐一张桌子。现在，父母年纪大了，过年就到两家吃，更没机会坐一块了。老大是瓦匠，老二是木匠，都是好手艺，也都是老人们的骄傲。庄上人见了老人就说，没哪个像你呀，把儿子们养得这样出息。老大砌了楼房，老二也砌了楼房。只不过老二刚把楼砌好，老大就把已经住了十几年的旧楼拆了，重砌了一座新楼。老二急眼了，不仅和老大媳妇急，还常常和父母们急，说老大和上人们合家住了几十年，可他老二呢，刚结婚，父亲就宣布分家了。分家的时候，老大已经有了些积蓄，而老二身无分文。

不多会儿，老二来了，歪在椅子上，并不朝老大看。老大递了根烟过去，心想，还真的难为了老二呢。这些年来，为了赶上他老大，老二吃了多少苦呵，头发比他老大还白得多呢。可这能怪我老大吗，谁让娘生我生得早呢，谁让我出道出得早呢，谁让我赖在建筑站没出来单干呢，谁让我媳妇比你媳妇勤快呢。这些话，老大没有说出口，也不好说出口。点了烟，弟兄俩便僵在那里吸。

先憋不住的还是父亲，他替老大把话挑明了，老大心里也透了口气。老二硬硬地说，你们是不是商量好了，商量好了，还找我做甚！哪有呵，老大赶紧说，我就是找你商量的。找我商量，老二冷笑，那你咋不说道？老大又把自己的意图

说了一遍，说他想把屋场圈起来，再砌个厨房。厨房砌在哪？老二问。我是想搬到东南角的，就砌在围墙里面。老二说，你要是砌在东南角，将来我就砌在西南角，你可有意见？我能有啥意见，老大笑着，又丢过一根烟去，砌哪里是你的自由呵，只要你砌在你自家的地盘上。我咋砌你都没意见吗？没意见，保证没意见，老大胸脯拍得啪啪响。成，老二站起身，那就这么定了！

老二走了。留下老大和父亲木在屋里。老大有些发蒙，他没想到事情处理得这么快。父亲问老大还在想什么，还有啥没跟老二说的。老大问父亲，老二刚才是不是答应了。答应了呵，父亲说，人家早走了呵。

这一夜，老大没有睡得着。媳妇推搡他，他也没心情。一大早，老父亲敲门，说是老二找他，他倒定了心。老大就晓得，事情不可能那么顺当。

还是在父亲的房间里，这回老二递了根烟给老大。老大给老二点了。老二说，事情说是说定了，但我心里就是没底。老大说，我也是，我也心里没底。那就对了，老二说，咱们最好还是请个村干部来，作个证吧。难得老二没闹，还想得这么周到。老大说，作啥证呢，要作啥证呢，咱弟兄说定了，有老头子作证，何必请他们，请他们还不得请他们吃饭嘛，饭一吃酒一喝，说不准话又多了。

省顿饭也好，老二说，可口说无凭呀，总归得立个字据吧。立字据，怎么个立字据？就把你砌墙、砌厨房的意思写下来，再把你同意我以后砌厨房的意思写下来，你签个字，我签个字，不就成了！还是你写吧，老大说，你写，我签字，你想咋写就咋写。怎么是我写呢？老二的声音高了起来，是你找我商量的，再说你上的初中，我小学还没毕业，你让我写，不是在寒碜我吧？老大赶紧说，你扯远了老二，我写我写，我写就我写。

老大已经有了孙女，孙女刚进幼儿园。老大从孙女的小书包里翻出一支铅笔，又从图画本里撕出两张白纸。写了字，包括父亲都签了名，划上日期，兄弟俩人手一份，老大的心这才踏实下来。早早地喝酒上床，老大和媳妇戏玩一通，睡得特别安稳，所以他没能听到隔壁老二家夫妻俩吵架的声音。老大媳妇倒是听到了，她不晓得老二家吵什么，只觉着肯定是与他们家有关的。她想推醒老大，可是老大睡得像猪，老大睡得太香了，或者他故意不理她呢。想想也是，回来才两天，又劳身子又劳心，够他累的了。

腊月里也有阳光灿烂的时候，老大走到场边，媳妇扛着长锹跟在后头。他们着手丈量土地，挖沟拉线，老二又出来了。老二说，现在还不是挖的时候。不是都说好了吗？老大媳妇叫道。老二说，我不同你讲。老大呸了媳妇一口，那你

说吧，老二。老二退了一步说，老大呵，不是我有意为难你，院墙，你是可以砌的，不过厨房可不能砌在这儿。我砌在院墙里面呀，老大说。可是你的厨房一砌，就会有阴影，遮光挡风的，我还咋个晒粮呀？你不是说，将来你也砌吗？我不砌，老二说，我不砌了，你也不能砌。

协议也写了，字据都立了，你当你说的话是屁呀！老大媳妇在老大身后踮脚叫道。老大不得不又呸了她一口。他怕老二动怒。可是老二没有怒，反而笑了，那个协议还不如个屁呢，它能说明啥事体呢，我要是信了你的话，那才是白痴呢！老二从裤袋里掏出他的那一份，哗哗啦啦撕成碎片，撒在初生的豆苗上。

越是想顺当，越是顺不了，看样子老二铁定要找碴了。老大道，老二呵，咱们毕竟是兄弟，有事好商量，咱们再想想，你想想，我也想想，瞧瞧有没有个周全之策。甬想了，老大，老二说，反正是不能砌厨房，我这个人就是心软，不过这回再咋软，我也不会上你的当。

那我要是真的砌呢？老大说。那你就砌吧，老二笑道，你就砌砌看吧。老大媳妇说，怎么着，我还怕你会拆我的墙吗，你要敢动，我就喊110，上回就放了你一马了。老二说，那你送我去坐牢呵，坐了牢，还省得我自个儿生火做饭呢。可是你说的！就是我说，老二依旧不紧不慢的，恐怕110的人来了，不是找我吧？老大给老二说得一抖，媳妇还要跳，老大推着女将就往家里跑。

老大有一小块条子地在老二门前，秋天，老大媳妇到地上种豆，老二见了，不让种，说只能种菜，别的啥也不能弄。老大媳妇当然不答应了，自家的地，凭啥还听他做主！可是老二发起横来是不认人的，不仅老大媳妇挨了打，还把老大门廊上的幕墙玻璃砸了。媳妇哭啼着，给老大打电话，让他赶紧回来理事，要不然她就死。老大说，咋个理？还能咋个理，把他抓起来。他可是我兄弟呵。可他当你是兄弟？那是他的事，甬管他咋样，都是一娘所生，我就是不看在兄弟的情分上，也不能让老人们伤心呵。你个没用的男人，媳妇说，你没用就没用，还拿这些个话搪我！你给我离他远点，老大说，我要是打110抓老二，那不是让外人看笑话吗？

那阵子，老二也担心事情闹大，老大虽然没有家来，老二还是收敛了不少。这一回不同了，这一回老二不是发横，像是有所准备的。老大以为自己稳操胜券，没想到老二短时间内也有了主意。你不懂呵，老大对睡到床那头的媳妇说，我们的厨房没有报批，要是真的砌了就是违章建筑，就算砌好了，老二也可以推倒的。那你就报上去呀，省那几个毛钱做甚！你又不懂了，报上去能不能批还没数，就是能批下来，也快不了，我这不是想和平解决嘛！可人家不

尿你，对吧？媳妇在那头一撅屁股。是呵，老大说，老二进步了，没人指点，他应该不会想到的。

到底是哪个提拔了老二的呢？老二媳妇喜欢串门绣花，一定是她得到了提拔，赶紧回家提拔了老二。老二横是横，却耳朵根子软，最听媳妇的话。不过平日里，老大在庄上的人缘还是挺好的。虽说常年不在家，但是家里活儿多了，请人帮工，总是好酒好肉来款待，庄上的人也乐意给他干活儿。建筑站入股，庄上的人争着把钱借给老大。一到年终，老大的头件事，就是还庄上人的高利贷，不说二话。谈到老二，庄上的人都站到他这边，说你这个兄弟，就是不晓事，他和你争个啥呢，有本事到外面捞钱去呀，为一根草、一棵树争来争去的，争死了也发不了财呀。

老大心里也是这么想的。有几回，他甚至想通过父亲，把老二请过来，和他谈谈心。不过他晓得，谈了也没用，老二不是个小孩子，弄得不好，还会臭骂自己一顿呢。所以，庄上人的话，虽然听得舒坦，老大却没有表现出来。他淡淡地说，我没有和他争呵，他要啥都随他的，我也能理解他，我不会和他计较的。事实上不管老二怎么挑衅，老大都不计较。媳妇看不下去，儿子也看不下去了，老大就喝骂他们。有时候，老大连自己都不理解，怎么会对他如此宽宏大量的，是不是因为上了点岁数呢。

老大特地在衣袋里装上两盒“兵马俑”，到庄上转悠。庄上的人见了老大，都热情相邀，问他在工程上的进展，问他西安有啥好玩的地方。老大一边发烟，一边应答着。大家伙儿都靠着墙根晒太阳。家家户户的屋檐下，都挂了自家灌制的香肠，大小不同、粗细不一而已。有的人家的香肠已经风出腊香，直往你的鼻孔、嘴里钻，往你的五脏六腑钻，过不了多久，你就让那腊香滋饱了。

“咋样，过会儿，就在这尝尝我灌的香肠，弄点酒？”主人客套道。

“是呵，老大，我们跟着你沾光呢。”边上的人起哄道。

“对对对，大伙儿都留下来，我再炒盘卜页，炸碟子花生米。”主人只得说。

“是呵，伙家，你干脆今儿个把年酒请了算了。”边上的人巴不得把场子整大。

“要请也是我请呀，难得你们经常帮衬我，等我把家里收拾好了，到时，你们可得来捧场呀。”老大从从容容的，把话头挑到他家的工程上。主人头一个拍胸脯，说保证一喊就到，还有就是，要不要他们做小工，到底啥时候开工，要的

话，他们也好早做打算。快了，快了，老大深表感谢，却又皱皱眉头。

咋的了，还有啥为难的？有人试探着，我们这些人哪，力气活倒还能死撑撑，脑子可不及你灵光的。

没有没有，材料备得差不多了就开工。老大到底没好意思再说啥。有啥好说的呢，家丑还不可外扬呢。那是不是你家老二又给你捣乱呢？老二嘛，老大说，这次的事，他倒是蛮支持的。没有就好，不过你家老二也是呀，放着好好的木工不去做，在家摇膀子做甚？他怕是有他的打算吧。不对吧？我听说，他原来在农机公司做，天天拿人家的东西，什么玻璃呀木头呵电线呀铜条呵，啥都往家运、往家搬，搬到后来，他自己也不敢去做活了。能拿哪个不想拿，老大心想，工地上的人不也这样吗？顺手牵羊，人之常情。是呵，有人接口道，他干起活儿来总懒洋洋的，还老要充大，管头都不敢请他了。后来他进城卖菜，也是三天打鱼两日晒网的。

老大由着他们说，他们说够了，就瞅着老大。老大说，唉，都是我这个做兄长的没用呵，一点也帮不上他的忙，有心让他跟我到工地上去，可是拉钢筋的活儿，他又做不来，儿子也大了，要添媳妇了，房子砌了，还得装修，你说他老二能不躁吗？

没能套到人家的话，聊着聊着，老大却发现自己是在替老二说话，越说越觉得老二真是受罪，自己真是没用。庄上人见他一副动感情的样子，都有些奇怪。老大也觉得自己怪怪的，便打个招呼，匆匆地溜回家，钻到房里。媳妇问他咋说的，他也不答。媳妇恼了，死人，你到底咋想的，你的计划还办不办了？照办不误，丈夫翻了个身说，厨房就不动了。厨房不砌了？不是不砌，是不动，丈夫重申道，原地翻新。你服软了？服软了，我真的服软了。

主意打定，也快过年了，老大又忙活起来。他和媳妇一道掸尘，里里外外收拾了个遍。二十八，儿子也从石家庄回来了。一家五口，大呼小叫，不时传出笑声和佯怒的骂声，砌房的事倒好像给他们忘了。热火朝天，又风平浪静的，连老人们也狐疑起来。问老大，老大说，砌呵，咋不砌，日子还长着呢。老二更是感到奇怪，他一直在家等着老大来和他谈判呢。老大硬是没来，啥事也没。老二倒是听说了厨房不动的消息，可他不信，老大表面上软，可从来不是个认输的人。老大的心计多着呢。

老二挺不住了，他想听老大亲口说出来。他在老大的屋场边晃来晃去的，又不便伸脚到门前。见了老二，老大一样地招呼，老大的儿子也喊他叔，孙女也喊

他爷，就是不提厨房的事。老二转了转，没头绪，只得一脚踏进菜地，踩在一堆狗屎上。

转眼就是除夕，那是乡下人最忙碌最快乐的时候，年货没办妥的赶紧上街添，猪头没烧烂的赶紧煨，老大家里却开进一队小工，开始拆厨房了。发号的是老大媳妇，一会儿指使你搬东西，一会儿指使他爬屋顶。老大倒像个没事人，陪着老父亲、老母亲站在一边，闲看着，絮叨着，也不晓得絮叨个啥。问题很严重，可老二愤怒不起来。人家是拆厨房，又不是砌厨房，弄得老二有气无处出。傍晚，小工们早早地散了，老大的旧厨房也不见了，成了一片废墟，裸露的钢筋骨架直指天空，好像摇着黑色的手指，在向老二示威。那么，他们晚上在哪生火呢？不用担心，老大家里早就添置了煤气灶、电磁炉、电水壶，像城里人那样烧菜做饭哩。

大年初一，老大一家像所有的人家过年一样，都穿上了新衣裳。老大都几年不穿新衣裳了，今年也穿了件波司登。老大家的鞭炮比哪家都放得早，一家五口先是给老人们拜年，然后随着小女孩，在屋场上跳着跑着，追赶放上天的红气球、黄气球、蓝气球。

老二病蔫蔫地懒在床上。儿子来喊，他不理；老婆来喊，他也不理。一家三口，连老人们那里也没去拜一拜。多年来，在老二眼里，胜过老大就是他的目标，可每回都是他老二栽。小时候打架，自然是老二吃亏，等他有了力气，老大却懒得和他打了，老大从经济上压过了他。你不是有钱吗，老二动不动就找事儿，但老大不在乎，骂了人自然是你老二理亏，砸了东西，过些天再补上就是。现在老大又想砌厨房了，还要砌在他的东南角，架到他的眼头上，幸好没动工，他老二就醒悟过来。他想，看来和他蛮斗是不行了的了，得智取。可是智取一向是他的弱项。难道老大真的不挪厨房了！看样子，他老二也只能以静制动。

傍晚，儿子的对象来了，不用老婆劝，老二赶紧起了身。对象在太仓打工，俩人一谈就谈上了。女孩子对儿子很好，对他老二也不错，每次来还都给老人们带礼物。今天提前来，也是想给老人们拜年的。老二便觉得自己躺着真的不妥，要是给未来的儿媳看穿，可不得了。再者，还没和老大智斗，自己就软蛋，也太没志气了吧？

老二换了身衣服，漱了口，点了烟，敬了香，又对媳妇和儿子嚷着，都到屋场上放鞭炮。往年老二总是早早地就放，今年他是庄上最后一个放鞭炮的。听到老二家的鞭炮声，庄上的人都站在自家的屋场上，远远近近的，朝这边指指点

点。老二亮着脸，和庄上的人高声招呼，邀请人家过来喝茶聊天。未来的儿媳来了，老二感到从没有过的快乐。

鞭炮放完，媳妇想扫场，让老二喝住了。一家四口，喜气洋洋进到老人的屋里，儿子还提着对象买的大礼包。可是他们扑了个空，老两口已经让老大一家请去了，正坐在桌边，边看电视边喝茶，准备着吃晚饭呢。老二喊了声“爹、娘”，老人们没应；老二媳妇喊了声“爹、娘”，老人们也没应；孙子喊，老人们应了；孙子的对象喊，他们也应了。老二说，我们给二老拜年来了。拜年，现在拜年？老人想不开口的，还是忍不住了。来晚了，老二说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一早上就不舒服，现在才好些。老二这么说，老人也不便揭破他。老大一家子赶紧给老二一家让座，上茶。

老二一家子没动，他们不坐也不喝。老二说，爹，晚饭就到我那头吃吧。老人说，我还是在这边吃吧，他们已经弄好了。老二媳妇见状，就在头里跑，给老二截住了。这婆娘只得打起笑来，爹，中午你在这头吃的，晚上还是到那头去吧，你总不会偏心吧？老人心想，我本是要为你们省省的，你还说我偏心。正在犹豫，老大开口了，老大说，爹，你们还是过去吧，你看，一大家子来请你，连你孙媳妇都来了，你还能不去吗？老大的话把女孩的脸说红了，把老人们也说得呵呵笑了。算你还会说句人话，老二也朝老大笑了笑，感谢他帮场子。老人们便在子孙的搀扶下，出得门来。

走到屋场，还没进门，老二就后悔了。老二拜年是真的，请老人们来吃晚饭，只是客套。他料定，再怎么请，老人们都不会来的。老人们晓得他的家底儿。再说他们已经准备开饭了，老大应该留老人们在他那边用饭才是。可再怎么客套，也得客套得像真的，所以他请过了，又让媳妇请，媳妇请了，他还预备让儿子和儿媳请。没想到老人们还真的来了，老大不仅没有挽留老人，还帮着他老二，赶着老人们来，好像他们迟迟不开饭，是专等着老二一家去的。这个老大呵，笑里有刀，他是要瞧我的好看，他这叫杀人不用刀呢。

儿媳是个懂事的女孩，每次来，都不许他们铺张办菜，其实他们就是想铺张，也铺张不开。今晚不行了，儿媳好打发，可老人们来了，总不能不置些菜，做个样子给儿媳看一看呀。家里头，烟、酒、菜还是有的，那是办年酒用的。砌了这幢楼房，老二对外宣称还有积余，实际上欠了一屁股的债，已经几年不请年酒了。今年无论如何是要请的，一来省吃俭用，债也还得差不多了，二来儿子有了对象，结了新亲，怎能不请？唉，看来今晚——老二朝媳妇努努嘴，怪她咋还

不进厨房去弄菜，心里头却刀割似的痛。老人说，不用弄了媳妇儿，我们又吃不动的。哪能呢，老二笑着说，都烧得很烂的，今儿晚上咱爷儿俩要好好喝几盅。

老二的确喝得不少。话说得也不少。老二想，反正是办了菜，不喝也剩了。老二这个人，酒一多，话就多。外面鞭炮阵阵，屋里头，儿子和对象交颈说笑，老二心里暖洋洋的。他不晓得自己和老人们碰了几盅，也不晓得自个儿究竟喝了几盅，他只感到闹哄哄的，热气腾腾的，人就像进了澡堂子，泡得太久，无力动弹，渐渐地，眼睛也睁不开了。

他在鞭炮声中睡过去，又在鞭炮声中醒来，嘴里苦得没味，四肢也酥软，想爬爬起不来，好像中了迷药。窗外的笑声、叫声，更让他躺不住了。这时候，老二媳妇匆匆跨进来，都啥辰光了，你还有闲情挺尸呵！老二想喝水，向媳妇招招手，老婆便拉了他一把。他爬不起身的时候，总是媳妇拉他。老二坐在床上，并不急着下来。过年了，还不许歇歇吗？那你就歇吧，媳妇说道，等你歇够了，人家的院墙厨房也架起来了。媳妇的话像是在老二背脊心猛地拍了一掌，他直直地跳下地，啥，他们开工了？媳妇并不看他，自顾出去了。

可不是吗，老大门前一片繁忙景象，要是插些红旗、标语，就跟当年的河工差不多了。老二趿着鞋，衣服也没穿齐整，冲出来的时候，倒没忘了抓一把铁锹。这老大也太目中无人了，说开工就开工了，那还了得，大不了弄个鱼死网破吧。

可他跑到近前，就没脾气了。儿子和对象也扎在人堆，亲密相依，闲看老大一家的热闹场面呢。这俩小犊子，他们哪里晓得老大的狠呵！老大早不开，晚不开，偏偏挑中了初二这个好日子，偏偏挑儿子的对象在场的时候动手了。老大晓得，这个时候，打死老二，老二也不会动手的。跟儿媳比，老大的墙，哪怕他老大是在修筑一条长城，又算得了啥？算是算不了啥，可这心里的气却把老二堵得慌，好像有一面墙正正地压在他胸口。老大呵老大，你个狗日的真有种呵你！老二气得直哆嗦，手握的铁锹也跟着哆嗦了。庄上的人说，老二呵，这大冷天的，衣服还是多穿点好。老二笑笑，继续哆嗦。庄上的人又说，老二呵，你是来帮忙的吧，不过也好，干点活儿，光膀子也冒汗的。老二笑笑，笑得眼里冒火。这些狗日的，他们是真的不明白，还是在故意逗他！

老大也看见了老二，看见了老二手里的铁锹。老大光着膀子在挖烂泥，干得正起劲呢。老二，老大大声招呼道，你还是歇歇吧，你的心我领了，中午一块来吃饭吧。老二别过了脸，提着铁锹，在田埂上转了转，就转了回去。儿子的对象

见了，悄悄捣捣心上人的腰，嘿，你爹这是怎么了？儿子见爹这样子，也严肃地挎着对象，跟进家门。

这天中午，老二一家早早地就开了饭，可老二吃不下。儿子的对象给他倒了一杯酒。老二不想喝，老二媳妇也不让他喝，可酒是人家姑娘孝敬的，老二勉强喝了一口，还是给呛住了。儿子的对象就走过来，给未来的公爹爹拍背脊，轻轻地拍，像拍咽奶的婴儿似的，拍得老二婆娘都有些醋意了。要在平时，她早就嘀咕上了，今天她没敢，再说人家孩子也是好心。待老二平了喘，女孩儿说，爸爸呀，喝酒一般不会呛住的，我爹也喝，喝多少也不呛，你一定是心里有气吧，气大伤身，爸，你就消消气吧。老二听了，艰难地笑笑说，我哪里有气呀，姑娘呀，我这是高兴的，我一定是乐坏了。对了，你们不是要去给婆奶奶拜年吗，那就早点走吧。

儿子和对象前脚走，老二后脚就出来了，还是抓着那把铁锹。老二把铁锹舞得像杂耍，冲到老大的田边，见线就扯，见桩就铲，似乎还要见人就砍，正好一个瓦匠倚在门口剔牙，见势不妙，大喊起来。那个瓦匠边喊边就蹿过来，给老大拉住了。老大说，由他扯吧，扯光了他就安神了。老大叫媳妇拿出几条长凳放在门口，大家坐在凳子上喝茶，抽烟，看老二抽风。老大说，好样的老二，不要停，千万不要停，你想咋弄就咋弄吧。

这下子，老二没辙了。老二是个人来疯，本想大干一场的，可是无人应战，人家还叫他不要停，他还能砸什么呢？老大这是在出他的洋相呢。老大儿子更是养子胜似父，竟然拿着一只火柴盒大的照相机，咔嚓咔嚓地对准他。没人理他，也没人劝他。幸亏婆娘赶来，抢了他手里的铁锹，要他有话好好说。老二气咻咻的，给了婆娘一拳，也给了自己一个台阶下。

老二歇了手，老大这才走到近前，递根烟给他。老二说，我不吃你的烟。老大说，你对我有意见，犯得着跟烟过不去吗，你还能就此戒烟不成！你狠，你狠，我认得你狠！我狠，我哪里狠了？老大惊奇道，我打不过你老二，骂不过你老二，只能由着你老二打砸抢了。那你说，你砌墙，咋不通知一声！老二几乎要哭起来。还要咋通知相，老大说，腊月里我就给你打招呼了，你不准我砌厨房，我就不砌呗，一切都依着你的。

依着我，不会吧？老二冷笑一声，你看你拉的线，都超到我家的地块了。那你来量，你量到哪，我就从哪重拉线。在众人的注目下，老大、老二重新量起来，这一量不要紧，线得往外拖了，原来老大故意往里缩了五十公分。见老二脸

上白一块青一块，老大说，算了，我还是以你拔掉的那根桩为界吧。那你砌多高，到底咋个砌法？老二彻底输了，嘴上还硬。你说砌多高？不得超过你家屋场的地基。行，听你的，老大说，实墙就砌到地基，反正上头安装不锈钢管，空心的，透风，行了吧？还有一条，现在得说好，老二说，墙砌好了，你可不能在墙根下种菜、种树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说了算，老大保证道，对了，你不会说了不算吧，我不种，你也不能种呀。

那一天，老二觉得出了鬼，这个老大，真的是变了，这么好说话。可老大答应得越顺溜，老二越是觉得不对劲，明明是自己在提条件，倒像是自个儿捆自个儿，捆得没一丝反抗的气力。我可以动工了吗？最后老大问，用一种戏谑的口气。现在，老二真的是无话可说了，他只能眼瞅着老大手一挥，瓦匠、小工们便奔进田头，挖沟的挖沟，运土的运土，搬砖的搬砖，和泥浆的和泥浆。

老大砌墙，老二也没闲着，他在家给儿子的新房吊顶呢。正月里本是卖菜的旺市，老二家的田地里长满了菠菜、豌豆、香菜、萝卜，他硬是不去卖。儿子和对象早就粘在一块了，上厕所的工夫也不分开。他们为他们高兴，又为他们担心。他们弄大了肚子，新房还没装修好，那责任就是他这个做上人的了，到时候，还不晓得老大会咋笑他呢。所以，那边老大家一动工，老二这边也动手了。老大是一帮子人干，老二是一个人单干。庄上的人常常取笑道，这对兄弟呀真好玩，老大在外边，一年到头不晓得要砌多少幢房子，老二呢，在家里，一幢房子，不晓得要拾掇多少年呢。老二听了，也不言语，继续拾掇。的确，老二的房子自打砌出毛胚到现在，少说也有三四年了，不过电路、水路都是老二自己设计的，磁砖是他贴的，地板是他做的，浴室是他安的，天花吊顶更是他的强项了。老二边干边想，你老大今年不是砌墙吗，那我今年就给儿子把事情办了，不能再拖了，再拖真的要弄个大肚子进门了。这个决定是老二突然之间做出的，老二欠着身子，抓着刨子，努力驱赶着儿媳的大肚子，忙得更欢了。

抽烟歇气的时候，老二就会下楼，出门，踱到老大的工地上，指指点点，趁此机会，老大家的工匠们正好也想偷偷懒。实墙已经砌好了，正在贴浅草色的文化石。老大请老二量一量，是不是他老二规定的高度。老二就量一量，点点头。其实老二也晓得，自己只是做做样子，改变不了啥。可老二心里还是有种满足感，他说，老大呀，你别以为你袋里有几个臭钱，就可以胡来的，我不让你砌，你砌了也白砌。老大说，是呵，我听你的。老二是想激怒老大的，可老大就是不理这一茬。

老大的院墙、厨房和蚕室都是同时进行的，整整花了一个月零二十天。老二的天花板才吊了一半呢。眼瞅着老大家高大的黄铜门柱，亮闪闪的不锈钢管院墙，还有安装了抽油烟机的大厨房，老二有些恨，但更多的还是佩服。他想，我和老大斗有啥意思呢，我本来就比不过他，还斗个什么斗！我真是糊涂呵。话又说回来，要不是老大在前头压得他喘不来气，说不定他到现在房子也砌不出呢。不对，不对，老二死劲摇摇头，这么说难道我还要感谢他老大不成！

儿子早就去石家庄了，往年这个时候，老大也早就到工地上了。已经二月，工程队催了几次，老大还是赖在家里，不想走。刚刚收工，再怎么着，自己也得享受享受呀。每天，老大早早地起床，打扫院落，或者干脆趴着身子，拿小铲刀刮水泥地面上板结的泥浆。他在院子里跨着步子，计划着再弄两个花坛，栽三五棵桂花树。一想到桂花树，老大的鼻子里就有了桂花香，眼睛里就出现了八月的月亮。晚上，老大迟迟不上床，他喜欢站在窗前，看路上的摩托车、汽车、电动车的灯，在他的院墙上跳来跳去的光芒。其实他的墙头，每隔一米五，也装了一盏灯，只是还没用过。院门上的两盏灯，更是巨大无比，照在麦田里，活像是下了一层霜。老大的院墙，前前后后，一共装了二十多只灯。他几次动了念头，想亮一个晚上玩玩，都让媳妇骂缩了手。媳妇说，你开着试试也就罢了，还想亮一晚上，你是找骂呀！老大就觉得媳妇骂得有道理。可不开，一直不开，装了不也是白装吗？

老大决定，出去前，把庄上的人请一请，全部请一请，感谢他们多年来的帮衬。可以从房子里坐到院子里，华灯齐放，那才有劲呢。更让他感到非请不可的是，他的院墙和厨房一落成，就没人来串门了，一个也不来了，家里反倒冷清。老大常常想起刚买电视时家里的热闹，电视也让老大赢得了不少的尊敬。老大是个喜欢热闹的人。他得找回那份热闹。

现在，老大巡视自己的领地时，总是主动和庄上的人招呼，邀请他们来坐一坐，就差到路上去强拉强拽了。庄上的人对他也还是恭恭敬敬、客客气气的，可从他门前路过时，总是救火似的匆匆而过。这也太蹊跷了，难道是因为全庄上，就我一个人砌了院墙吗？老大陡然觉得，院墙好像不是为他一家子砌的，而是为庄上的人砌的，这漂亮的院墙，活生生地把他隔绝在他们的世界之外。

庄上的人，满口应承了老大的盛情。说到时候，一定去，全家都去。自然，老大也请了老二，老二也爽快地答应了。这是老大没想到的，他只想到，要是老二不来，又得请老头子做工作了。既然大家都应了，老大特意找了乡下的厨师来